

甘棠小志

甘棠小志卷四目錄

記祠廟第九

甘棠小志卷四

甘泉董醇醞卿甫著

記祠廟第九

祠祀之切近於鎮人者有甘棠廟。

今謝太傅祠也。嘉靖江都志言太傅謝公祠在邵伯鎮。元豐九域志言甘棠廟卽謝公祠也。雍正江都志言甘棠廟舊祀晉太傅謝安。歲久廟圯。鎮民肖像於五聖祠前殿。明嘉靖六年給諫彭汝實改題其額曰東山書院。隆慶元年學使耿定向謂安宜正位於堂。檄揚州知府遷安像居後殿。國子監監丞沈珠爲碑記而五聖未毀。國朝康熙二十三年江蘇巡撫湯斌令毀治。

內五聖祠。乃改祀三官於前殿。仍以後殿祀安。沈珠遷謝公像。記略言。一統志揚州郡城東北四十五里甘棠廟。祀晉太傅謝公安。史述公淮淝捷後。權奸煽搆。出鎮廣陵。築壘曰新城。相視步邱地勢。西高。湖水洩。嘗苦旱。東漸下。湖漲沒農田。爲築埭以界之。民享其利。立廟祀之。稱曰甘棠。蓋比之召公。斯鎮與湖皆以名。歲久廟壞。鎮民戴紀輩飾像置五聖前堂。隆慶改元。夏五月。督學使耿公試士海陵。珠追隨及鎮。館於廟。覩太傅像。肅然曰。先賢奚置是。務正位於堂。始稱。乃檄揚州郡守衛侯。侯下之江都尹方侯。亟遷後殿。遂以公命問記於珠。珠考之晉書。太傅

處大事決大疑。當大難。成大功。咸不動聲色。尋常談說。施措一
一曲中。其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邵伯埭其一端也。禮
有功德于民者。毋廢祀。督學公特爲定其位。夫固洽埭人之心。
而愛戴太傅於無窮也。記見西溪文集。按公祠莫詳所始。然有
此埭。卽當有此祠。沈記所謂有功德於民者。毋廢祀是也。元豐
九域志已載有甘棠廟。其來久矣。今祠在鎮之東街。前祀文昌。
中祀三官。後祀公。又按萬厯揚州府志言。安石書院在邵伯鎮。
嘉慶揚州府志言。在邵伯鎮者有謝公書院。今俱莫詳其蹟。考
嘉靖閒。公祠嘗改額曰東山書院。據此兩府志言。安石書院謝

公書院。當亦卽謂公祠。附錄明施鈞謝太傅祠詩。晉室將傾。不易支。先生出處繫安危。山閒紅袖從游日。天下蒼生望起時。風暖松亭春載酒。月明花墅夜圍棋。轉頭樂事無尋處。空拂青苔讀古碑。

羅令祠

萬厯江都縣志言。羅令祠在邵伯鎮。一曰明王廟。祀宋江都令羅適。嘉靖四十一年。知縣趙訥重修。甘泉續志言。羅令祠在邵伯鎮玉皇閣之旁。嘉慶九年。貢生趙洵重修。移宋秦觀所撰碑於廊廡。秦觀羅君生祠記言。羅君之爲江都。以誠心爲主。恥言

鈎距惠文之事。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詿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己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己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給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始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隄以御潮之患。疏潦水而注之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

六千頃而桑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爽
塏之地。爲屋數百楹。以其贏材新驛候亭館之在境者。又頗出
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瘡至不可勝計。歲或乾溢。有
禱羣祠。雨暘輒應如響。世益謂神其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
不置。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
伯者。善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
其流也。嘗於斯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
都之北境。盍卽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
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眾曰善。於是卽召伯

之東法華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海甯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莅官行己所可書者甚多。書在江都者。以爲生祠記云。按羅公木主。今祀於玉皇閣後殿東偏。畫像猶存其中。翰林學士全椒吳山尊齋嘗爲篆其額。嘉慶丙子_{二十一年}知甘泉縣事羅鹿泉翺遠爲贊并序云。君趙宋時令江都。多善政。翺遠以宗人後七百年來。令君所治之分縣。以公事至邵伯埭。拜君祠宇。瞻禮遺像。讀秦少游所作祠記。慨然生慕。爲之贊曰。天台之靈產。此良碑。廣陵之濤。照其精白。政恥鈎距。肝腑洞闢。以廉以勤。巨保。

黔赤首興水利。湖曰大石。資其灌漑。以潤磽瘠。陂塘溝渠。次第
孳畫。溉田萬頃。耕歲有穫。種桑億株。杼軸充溢。民飽而歌。仁聲
膾炙。擬諸召謝。俎豆有繹。小子接踵。媿茲履舄。非私於君。民思
無斁。醇維公爲吾鄉賢。邑侯古旣有其祠矣。若以私祀而忽之。
將何以勸修舉。舊典正吾鄉人之責也。乙卯歲暮。瞻拜遺徽。謹
隸數行於軸末。

舊搜鹽所地。今爲城隍廟。南北鄉皆有行宮。

江都陸志言。城隍之名見於易。禮記天子大蜡八。水庸居七。水
則隍也。庸則城也。城隍之祀昉於此。至唐始令天下通祀城隍。

明洪武初。封縣城隍伯爵。後止稱城隍之神。羽士管時庵言。鎮中城隍廟。舊爲搜鹽所。明季所官移於儀徵。里人以遺址建廟祀城隍。乾隆五十五年。張真人府奉勅封靈通伯。勅文有云。天命無私。惟至誠而可格。細言亦納。遂民欲之所從。凡在福世之條。不惜分茅之寵。受茲殊貺。永輔昇平。末署襲封五十八代正乙嗣教大真人張起隆。咸豐元年辛亥。秋水暴漲。西風撲隄。倉巷迤南。工已蟄塌。鎮人皆自分爲魚腹中物矣。俄上游有蒲包數百十束。自來塞之。復於六閘之東無人處所開口宣洩。勢遂定。鎮西人於前。一夕見運隄南北燈球往來。燈上隱約皆靈通。

伯字也。癸丑二月杪。揚城新陷。鎮人遷避。略盡義井巷火。遂無救者。鄰有未徙者。忽見靈通伯燈馳至。火立滅。神靈蹟昭著。不可殫述。略舉其近事如此。南鄉城隍行宮。名南濟孤壇。北鄉城隍行宮。名北濟孤壇。歲清明日及孟秋望。孟冬朔。鎮人以簪請於神。或南巡。或北巡。亦有不出巡者。謂之坐壇。按城隍行宮。蓋厲壇也。禮王爲羣姓立七祀。有泰厲。諸侯爲國立五祀。有公厲。大夫立三祀。有族厲。春秋傳言。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續文獻通考言。明洪武己酉。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三月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日祭。以城隍神主之。江都志於邑厲壇。

下亦言此三日迎城隍神到壇祭無祀孤魂鎮亦猶行古之道也。

蔡家巷東有都土地廟。下橋鄉有五穀廟。

江都陸志言周禮地官大司徒設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爲其禦災捍患重民命也。晉漢而上社稷天下通祀。明洪武七年始定社稷之祭。社祭土。稷祭穀。立木主。二左爲縣社之神。右爲縣稷之神。按土地廟所在間巷田里多有之。此則一鎮之統也。東街之東土地祠亦有堂宇。五穀廟在下橋鄉瀕苕絲湖。鎮小不得比於縣置社稷壇。然祭土祭穀。此二廟者實亦具體而微。

鎮北有泰山行宮。通眞武樓。其南有三元宮。

泰山行宮。鎮人俗稱奶奶廟。明孫蕃碑記尙存其中。府縣志皆失載。記言五嶽自古皆秩祀於天子。而東嶽獨爲天下眾山之宗。東嶽泰山之有祠宜矣。祭之以壇壝而弗廟。五嶽四瀆立廟自晉拓跋氏始。總立一廟於乾水之陰。逮唐乃各立一廟於五嶽之麓。開元天寶間封嶽瀆而爵之曰王。宋大中祥符間尊嶽祇而加號曰天齊仁聖帝。夫旣廟之。又爵之。旣爵之。而又像之。祇像若人焉。至於今莫之易也。維揚郡城迤北有鎮曰邵伯。鎮之北舊有東嶽神祠。考諸郡志所載其祠基形勢高爽。面西背

東湖水流其前。

按此指運隄以西諸湖也。時尙未有越河及運隄。故云流其前。

山墩枕其後。自

洪熙初年。士民劉忠符。岳等創建正殿。正統年間。民人姚春等重加修葺。成化二十年。本鎮士民蔣信等慨然以興復爲己任。里人之好義者咸願有助。諏日鳩工。建大樓於嶽殿之後。曰靈應宮。創真武樓於門樓之上。凡幡幢鐘鼓庖湍廩庾靡不完具。命工刻畫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安奉宮中。爲國祝釐。爲眾祈祐。廟制一新。高明宏壯。彩繪煥然。蓋祀神禮也。感神誠也。水旱疾疫有求輒應。由是以祭則享。以禱則驗。余友符君少湖徐君文寶皆歸休於家。喜廟貌之聿新。相與手疏其始末。礱石請

紀歲月於是乎記。末署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福建紹武府前
刑部郎中致仕淮南孫蕃謨文。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直隸
永平府事兵科給事中維揚吳傑書丹。鄉進士致仕新蔡縣知
縣本鎮徐信篆額。三元宮在真武樓南街東。祀上元中元下元
天地水三官。

鎮南新建文昌樓。

卽青雲樓。

詳建
置篇

又按嘉慶五年川中賊虜冉添元等圍梓潼。見

城上旌旗無數。因遁走。殲於七曲山。山有文昌宮。旋奉
諭旨梓潼爲文昌桑梓之鄉。官軍殲賊。未必不由神佑。

御書化行耆定懸匾其中。六年大學士朱珪以化書進。

命各直省皆立文昌帝君廟。並祀先代焉。十五年陶文毅典試蜀中。過七曲山。憩文昌宮。考帝君事蹟。載蜀輶日記中。言明史禮志。梓潼帝君者。姓張名惡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宋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祠祀者。歲以二月三日生辰致祭。又名山縣有神親書飛霞洞記云。吾舊生越嚮間。以黎雅爲鄉。續搜神記云。有神姓張名亞。道術顯著。廟在梓潼。元宗幸蜀。著靈追封左丞相。唐書僖宗幸蜀。神又見於利州桔

柏津封爲順濟王。親幸其廟。解劍以贈。王鐸詩。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是也。崔鴻後秦錄。姚萇隨楊安伐蜀。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曰。君早還。秦無主。其在君乎。請其氏。曰。張亞子也。及萇稱帝。因卽其地立張相公廟。李義山有張亞子廟詩。釋道源注云。晉建興末。神與姚萇爲友。後萇使蜀。神假以鐵如意。又天寶十年。監察御史王岳靈撰張惡子廟碑。見唐詩紀事。宋吳自牧夢梁錄亦言神掌注祿籍。是神之爲靈昭著已久。又常璩華陽國志。梓潼善版祠。亦名惡子。李膺益州記。梓潼有鳴湍折碑祠。西臨潼水。湍迅激流。俗呼張君祠。亦呼爲石碑祠。然

則梓潼之祀張君自漢已然矣。至神之名或稱亞。或稱惡子。化書謂卽黃帝子張揮始制弓矢者。又謂卽詩所稱張仲孝友者。或又以爲卽張仙。蘇老泉禱之而得二子者。其張仙之名老泉集則云張遠霄眉山人。陸放翁荅宇文使君詩自注又云張四郎諸說不一。竊意神本名亞惡子。其字也。化書不足據。張仙當另爲一人。姓偶同耳。又北夢瑣言載梓潼張惡子祠。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劄州張生所養之蛇。因而立祠。人謂爲張惡子。十國春秋前蜀記云王建太子元膺生而蛇眼。與建嬖臣唐道襲相惡。起兵誅之。元膺亦爲衛士所殺。其夕梓潼廟祝夢爲惡。

子所責言我歸自成都何致廟宇荒穢若此是皆以神爲蛇之精也。而化書亦載神託生爲蛇。因報母仇。揚水陷河事。殊不經明嘉靖中倪岳疏言梓潼神於景泰五年始敕賜文昌宮。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合而爲一誠出附會。宜祀於蜀。罷京師祀典。其論與周洪謨略同。然神之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見於萬歷總志。始自元仁宗延祐三年。不俟景泰中始稱文昌也。其所以附會之故。雖出道家言。亦似有所本。史記文昌六星有司錄。化書稱帝君在晉爲書生謝艾。而謝嘗封福祿伯。見於晉書張重華傳。道書所言掌文昌府事司祿籍者。殆因此河。

圖括地象謂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降福。今神生於岷。其秉帝命以降福於人宜矣。古來以人祀天星如寶沈閔伯之主參商王良之主天駟不一而足。何獨於神而疑之神。以戰沒忠於所事生而爲英死而爲靈。本無可疑。其所以恟怳杳幻疑於道家者。皆化書之爲害也。化書雜采傳記穿鑿附會而成。原不值一哂。闕之可也。至陸稼書三魚堂集謂文昌天神宜於孔子而下從祀先賢中擇一以配。是又於顏淵卜子夏死爲修文郎之外別添一段彙說。亦可不必觀。魏鶴山全集其梓潼廟詩云。神爲斯文扶正學。則知有宋大儒已以斯文稱神。初不

與道家之說相涉也。

鎮有關帝廟三。

神廟久載祀典。國朝順治元年建廟於地安門外宛平縣東。歲以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雍正三年令天下郡縣春秋祀神以太牢。又追封曾祖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並立木主。神扶筭景運。代有褒崇。順治九年封號曰忠義神武。乾隆三十一年加靈佑。嘉慶十八年逆匪犯闕。突見神像。戰慄就殄。次年加號仁勇。道光七年敕定西陲。加號威顯。咸豐二年廣西奏報以神佑克守省城。加號護國。三年以汴城克守。從國子監司。

業保極之請。升羣祀爲中祀。樂用六成。舞用六佾。中祀本二跪六叩。四年申明跪拜禮節。滿洲舊俗。於祭神時九叩。自今親詣祭神。定爲三跪九叩禮。鎮中神廟有三。一在鐵牛灣。住持僧悟明言。廟爲康熙十年靳文襄建。乾隆二十六年陳中丞匾云。神威永奠。聯云。獨持大義。昭千古。更挽狂瀾。衛萬民。跋言。辛巳七月十九。湖河漲滿。兼遇暴風。水越東隄。已及廟龕。官民驚恐。無措。忽而中止。得保無虞。神靈顯應。非等尋常。用是重新廟貌。敬上匾聯。以志神德。於不朽。撫江使者桂林陳宏謀敬識。并書。又乾隆五十一年鎮人張啓冀世恆高禧澤符啟裕獻聯云。神勅

止西風激浪胥恬。保障隄工忻賜兆。寶刀分洛水。威靈再顯匡。
維黎庶慶安瀾。並跋言。帝君於二十六年顯聖保隄。業經督撫
兩憲紀頌。本年六月朔。郡城龐姓豫獻刀盃。據述三次示夢有
用刀分水之說。時運河乾涸。舟楫難行。未數旬。雨水驟至。隄勢
甚危。若遇西風。勢必潰決。迨後月餘。風恬浪靜。萬民安堵。因感
帝德。再紀以垂不朽。末署高風敬書。一在館驛前。有乾隆壬申
十七年。鎮人蔣球書萬古丹心匾。又嘉慶八年鎮人仇岡錄錢塘
馮景聖帝碑記刊於壁。記云。天之生聖賢也。必鍾祥於世德之
家。故大孝尊親。咸思貽父母令名。予賞慨漢壽亭侯生而忠貞。

沒而神明。廟貌徧宇內。血食綿千古。而其祖若考名氏獨闕軼無考。侯在天之靈。必有盡然隱痛者。予每遇河東博聞之士。必周咨之。不可得。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子昌者。讀書塔廟。塔廟者侯故居也。昌晝寢。夢侯授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濬井者得巨甑碎之。甑上有字。昌急合讀。乃紀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大略。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王朱旦。朱旦作關侯祖墓碑記。記中載侯祖石盤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公沖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於桓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歲。子諱毅。字

道遠性至孝。父沒。廬墓三年。旣免喪。於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長娶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略如此。昔趙宋時。劉廷翰官貴。當追封三代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諱。太宗爲撰名親書賜之。載在宋史以爲美談。亦以教孝也。而况侯之祖若考皆有名氏。載在壙石。章章可考者。顧忍軼之哉。朱旦又言。桃園結義之俗。說宜闢。伏魔大帝之稱號宜更。其論甚正。商邱宋公嘗言壯繆惡諡。當易以嘉名。侯旣喪身成仁矣。尙可以成敗論乎。並存斯言。以俟議禮君子。醇謹按繆古穆字。廣韻集韻韻會並言繆與。

穆同禮檀弓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凡穆或作繆禮大傳序以
昭繆注繆讀若穆公羊傳隱三年葬宋繆公釋文繆左氏作穆
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注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皆
可證諡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初無惡義史載追諡
侯曰壯繆其事在建興閒時趙鎮東旣卒後主悼念賜諡禮官
議以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乃諡順平
同時追諡者張車騎曰桓亦取辟土服遠之義馬孟起曰威黃
漢升曰剛何一非命名者侯與昭烈有手足腹心之誼後主何
緣獨以惡諡追加之王牧之言當矣馮記存宋說而不削或未

之考歟。至名與實爽之繆。則施之晉充宋檜爲宜。豈可同年而語。一在東河頭。有康熙丙戌四十五年蔣驥書志在春秋及乾隆戊

辰十三年

蔣超書聖神文武匾殿前鐵鑪款識。則康熙元年壬寅

也。廟舊無碑記。近徐積山慶增始爲之記。言古來忠烈之臣。自三代以下。代不乏人。至於獨抱寸誠。躬犯大難。雖死而不悔。而其一身之存亡。卽以繫天下之安危者。則莫如漢關壯繆與唐張睢陽爲最著。歷代褒忠之典。因亦有加。靡已。以至於今。由通都大邑。訖夫窮鄉僻壤。皆得起建專祠。崇祀不廢。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禦大災。捍大患。固祀典之所必祀。而律以天子諸侯。

爲民立祀之義則聽乎民而不嫌其瀆。亦猶行古之道也。是故
墟上叢爾地也。而睢陽之廟則有二。壯繆之廟則有三。抑吾竊
有慨焉。睢陽沒而兩京猶得復。壯繆沒而宛洛不能長驅。祁山
之師遂終於無濟。是則壯繆之抱恨爲何如。其一身所繫之重
更何如也。然而言乎食德報功。壯繆所著績。則在徐兗荆豫間。
固非若睢陽遮蔽江淮爲江淮之民所宜追思也。且凡愚民所
奔走而媚祀者。大抵盡俗所稱主生死而司利與祿之神也。卽
以睢陽言之。亦且謂其毆厲疫矣。若夫壯繆之得祀。則初無是
也。乃其凜凜猶生之氣久而彌彰。雖在婦人孺子愚氓野老莫

不相率而拜稽恐後。而要非有所爲而然也。敬畏悉出於衷。所不容已。而廟貌之徧於寰區。且無不巍然其在望。由是觀之。是正可以見亙古爲昭之有自。而信乎直道之在斯民。至今而猶未泯也。邵鎮三壯繆廟舊皆無碑記。其東河頭之廟。道士徐芝生因以記屬予。予惟壯繆廟之在鐵牛灣者。則於更樓決口。旣塞時建。猶有徵。至驛前東河頭二廟。創於何時。今俱不可得知。特東河頭之廟。其鐘與鼎所紀年。尙有康熙壬寅歲鑄之文。可覈視驛前廟鐘。鑄於雍正中。則固在先矣。壯繆廟旣當以茲爲最古。而相其規制。又較宏敞焉。是宜神之靈所必憑依。故不辭。

而爲之記。按徐記言鐵牛灣廟於更樓決口既塞時建。蓋決口既塞始有隄。有隄然後有廟。徐說是也。決口塞於康熙三十九年。鐵牛置於康熙四十年。廟之建當在此時。云建於康熙十年者非。又按洪稚存亮吉有長流水關神武廟碑記。言神本諡壯繆。本朝定諡神武。其篇中皆稱神武云。

關帝樓二。

一在所前。一在司前。

大王廟三。

明陳繼儒傳略言神姓謝諱緒。錢塘安溪人。宋謝太后戚畹也。

折節就學。絕意仕進。建望雲亭於祖塋之金龍山。德祐二年宋亡。投茗水死。元末鄉人皆夢緒爲神。明太祖取臨安。見神金甲橫槩空中助戰。其後擁護漕河。屢著靈異。天啟四年蘇茂相督漕。水涸舟不前。神降言。爲我請封。當以水報。蘇具疏甫畢。洪波湯湯。萬檣飛渡。得旨。加封金龍四大王。李笠翁漁言。王姓謝名緒。爲宋諸生。以忠義自矢。聞陸秀夫抱帝昀沈海。知宋祀已斬。遂赴水死。明太祖起兵。王托夢近臣。許反黃河水助戰。後果逆流。遂得封。王行四。死於金龍山下。故曰金龍四大王。邵遠平。戒山文存言。神父司徒公仲武生四子。紀綱統緒。神居季。故稱四

大王。按鎮有大王廟三。一在鎮南東岸運隄上。曰南大王廟。一在西岸潘家古渡南。曰中大王廟。一卽中州會館。在鎮北西岸。中祀王。俗稱北大王廟。又按會典載。凡祀禦災捍患諸神之禮。因所捍禦之地。建立專祠。特加封號。飭所在有司。歲以春秋。諏吉致祭。祭顯佑通濟王謝緒於江南宿遷縣。其一也。

龍王廟二

一在官河上岸瀕邵伯湖。一在官河下岸瀕艾陵湖。鎮全盛時。龍舟競渡。紅兒綠女。多於此聚觀。陳息凡鍾祥言。龍神之祀。重利民也。考神農求雨書。甲乙日不雨。命爲青龍。丙丁日不雨。命

爲赤龍。戊己日不雨。命爲黃龍。庚辛日不雨。命爲白龍。壬癸日不雨。命爲黑龍。各按五方。分命小童子壯者老人舞之。若不雨。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近代祈報。蓋本諸此。又占候書云。四月二十日爲小分龍。五月二十日爲大分龍。各有所主。往往而應。第周秦以來。未聞顯列祀典。惟壬辰之祠。始見後漢書祭祀志。昔高祖令天下立靈星祠。以后稷配食。舊說謂星爲天田。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爲就其類。然實祠后稷而非專祠龍神。其立祠而號龍王祠。蓋自晉明帝始。是時釋氏入中國。因有龍王之號。伽藍

記所載龍王噴佛行化。興大雲雨。此其徵也。又道書載二月龍神朝上帝者。凡數見。而龍王龍神之稱。遂著在祀典矣。國朝自京師黑龍潭玉泉山。皆設祠以祀龍神。下及直省郡邑。各有專祠云。

財神廟二

一在運隄南大王廟北。并祀風神。一在東街福壽庵東。

又有三茅宮。

在城隍廟側。祀漢三茅君。梁書陶宏景傳言。句容之句曲山。恆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

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如來庵。

在大街西。面文節堂。倚百子堂。

大悲閣。

在大街東廟巷中。本邵陵王祠。祀梁邵陵王蕭綸。楹聯有云。六代鶯花詞章欲並。青宮望三軍。鳧藻忠孝爭援。白下圍。考梁書。

本傳。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少聰穎。善屬文。天監十三年封邵

陵王。普通五年。

嘉慶府志作天監五年誤。

攝南兖州刺史。

時豫章王綜以南兖州刺史鎮彭城。

也。坐事免。大通元年復封爵。中大通四年爲侍中宣惠將軍揚

州刺史復坐事免。頃復封爵。太清二年進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眾討景。直指鍾山大破之。翼日賊逼大軍。軍潰。敗還京口。三年入援。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至郢州。時元帝世祖釋也。時爲湘東王。圍河東王譽於長沙。綸與書曰。卽日大敵猶強。天讎未復。余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康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寬貸。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世祖

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討景。元帝聞其強盛遣王僧辯帥舟師逼之。綸軍潰散卒屯齊昌郡。爲侯景將任約所襲走定州。復歸齊昌。行至汝南西魏所署城主李素閑城納之。西魏大將軍楊忠儀同侯畿通攻陷執綸不爲屈。遂遇害投江岸。經日顏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年三十三。百姓爲立祠廟。世祖追諡曰攜。按史臣論王聰警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斯則可嘉。余嘗讀王與湘東書洋洋千餘言剖析事理義形於色及其從容就義齋志以歿千載下。

凜然有生氣。小德出入正。不必爲王諱。爾徐積山言。世固無險躁。而能忠孝者。王之忠孝彰彰矣。然則史氏謂王險躁。蓋亦據當日坐免時公牘之詞。斷之非篤論也。知言哉。鶯花鳧藻一聯。詞旨儔切。惜無款識。丁鳩樓云。是王秋卿太守少時撰。殿右壁有重修邵陵王祠土地堂並新建火星廟碑記。言邵陵王祠。創自洪武六年。民人孫良爲首舉也。王之威靈禍福一鎮。鎮民設誠以祈。修意以禳。乃王應答捷如桴鼓。用是血食茲土。歷本朝垂二百餘禩。所從來矣。祠殿三間。王儼然臨於其上。而土地堂附焉。前平房三間。中一間爲通道。北一間侍奉香火者。往來居

之。然南互一隅爲隙地。若將有待於後之增修也者。具在舊誌。可考已。迨世廟。倭囚內訌。民居遷徙以避其亂。而南互隙地。竟爲豪有力者所占。越邇者萬厯二十七年除夕。祠之右延燒一百餘家。二十九年元旦。祠之左延燒又數十餘家。二年內外兩遭火變。乃王祠宇居然無恙。倘王威靈足以弭火災歟。抑祝融回祿之神欲附王之祠如土地堂而未有應歟。於是鄉耆姚漢石。竊與此祠左右推諱。土俗者共商之曰。我等世居於此。忍令祝融回祿之神未得所安。而煽其虐焰。俾朝夕兢兢唯熒。域是懼。無甯築宮而祀之。使祝融回祿之神獲甯居此土。以爲我輩

捍忠可乎。眾欣然從之。乃謁鎮巡宰偕父老子弟博士諸生集王祠前。指點曩昔基址。索所占越故地。時業已爲民人周容所有。然非自容始也。容睹眾言如出一口。卽百喙不能辭矣。乃返其故地。巡宰暨父老子弟博士諸生嘉與容自新雅意。當日拜鄉耆姚漢石。鄉鄰錢可尊。周鵬王應鵬。戴洪誼。趙熠。林宗仁。劉文光。王樓。張之英。張贛。爲糾首。各捐金數方。鎮有問。施舍多寡。聽其所願。以助分給。重修邵陵王祠土地堂。而新建火星之殿。殿後旁廚屋一間。紙爐一座。捲篷一橫。捲在邵陵王殿前也。殿外永闕一字百步。臨大街。蓋門樓一間。顏其上如所稱重修新

建云其工始於六月之一日而畢於六月之廿有二日未經一
月而殿宇告成何若是亟耶良繇糾首等皆老成人卽有一二
少年亦嚮往大義而厭棄浮薄者或慷慨捐金或勤劬率眾或
不廢畚鍤而雜作傭人爾意者明神鑒諸君勤勉堅貞闕三冥
冥耶抑諸君邀明神寵靈而赫赫之精托寄於人力耶有如諸
君邀寵靈於明神而真誠之極足以幽觸元闕四英爽闕一灼
有不朗察里并以明庇我民人也耶明神總人物之司命操禍
福之權衡吉則祈之凶則禳之行將爲民卻災錫福而保障闕一
字鎮者泰山北斗矣鎮之民自嬰兒以上咸拜明神之賜敬謝

姚漢石霽以下諸君同結善緣者亦永永不磨焉。時萬厯三十

年歲次壬寅後學江都縣

闕二

人孫祁彥撰碑末姓名可辨者

曰本鎮巡司信官馬朝用。鄉耆王湘龔大榮王樞謝桐。信官石

霽。信官孫淵。廟鄰張玘石有守。同募勤劬姚應奎石有璵戴性

成王九章周良棟趙啟春林

闕二

張堅王廷詔錢有京劉京元

按碑久臥瓦礫中。道光辛丑壬寅間。住持僧德明湔拭之。嵌於

壁。今額大悲閣。不知易自何年。閣上中祀觀音。右真武。左火星。

土地在閣下殿左。又殿中道光十六年四月揚糧通判王國佐

聯云。淚灑臺城南。國江山餘玉座。功高淮堰東。溟蛟鱗避雲旗。

則又頌王之能捍水患也。

祠山行宮

在廟巷口南大街西。卽句容會館。卽句容人言祀祠山大帝。并云神姓張。

都天行宮

在倉巷口北大街西。祀唐張睢陽。鎮人稱都天廟。嘉慶揚州府志言。祀司疫之神也。先儒釋月令二雛。以爲疫者。昴胃中大陵積尸氣。及虛危中墳墓諸星氣所軼出。江都陸志言。儀徵縣新城神廟碑云。元至大初。州大疫。有孚惠先生者。楚人也。得其師

徵牧公之學。由潯陽東游於儀。憐州眊之病。以神符祕漢飲之。
疫皆不藥而愈。州人德之。因爲勸道官於新城。此神廟所由昉
也。神後加敕封廟祀甚廣。按鎮廟有乾隆丁丑二十年刊石云。乾
坤大化。正氣流行也。古今偉人。正氣鍾器也。故人得天地正氣
以成形。卽有介然不拔之操。遺世獨立之概。與天地相終始而
不負所生。遠稽往昔。近採今茲。求諸鬚眉固難。而得之巾幗尤
爲不易也。吾鄉朱君大有。系出紫陽。代生賢哲。娶於陳。淑女也。
性秉柔謙。禮嫺經曲。鹿車共挽。鄉邦咸指少君。鴻案相莊。閭里
羣推德曜。方飛鳧之共弋。琴瑟相調。乃寡鵠之旋歌。影形獨弔。

三
三
藥砧永別。杜鵑血淚交流。鸞翼驚分。猿子柔腸欲斷。夫遺三女。
總角未笄。日乏重餐。飲冰不飽。家徒四壁。淒涼唯案。積宵燈慘。
備千端。疏水僅彫。炊夜月。盤錯維殷。老猶弗倦。冰霜凜冽。窮且
益堅。憶其青年矢志。白首完貞。松操不爲表暴。柏節必致終湮。
計孀居歲月。青燈已三十三年。撫既往春秋。介壽閱六十八歲。
予嘗廁詞臣。同居梓里。見聞既稔。稱述皆眞。鎮南旻帝行宮。自
立家廟。爰勒石以彰淑德。俾神鑒亦發幽光。從此大節流芳。允
矣名垂竹帛。高風著美。休哉烈貫乾坤。嗚呼正氣鍾靈。安在古
今人之不相及哉。是爲序。末署

賜進士出身

誥

授奉直大夫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保題廣西司員外郎前翰林院庶吉士瓚園王翊誌。

夾河後街有百子堂地藏庵。

百子堂倚如來庵。地藏庵當八佛柱隄後迤北。

北河頭迤南有火星廟。

古之稱火官火神及火星者蹟矣。星經言熒惑主火。郎顗言熒惑者至陽之精。天之使也。稽命嘉言火官修則祥麟至。斗威儀言乘火而王。其政頒平。廣雅言火神謂之游光。又熒惑謂之執法。天官書言熒惑爲赤帝之子。晉書言熒惑有禮。錄異記言火

星之精化而爲珠。稽顙鉤言。熒惑之精散爲昭旦。龍魚河圖言。熒惑之精爲風伯之神。月令於孟夏之月仲夏之月季夏之月皆言其神祝融。鄭注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呂氏春秋注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無回也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官之神。左傳言火正曰祝融。杜注祝融明貌其祀黎焉。漢書五行志言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昧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昧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

代闕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搜神記言。神姓宋名無忌。漢時人也。生有神異。歿而爲火精。唐牛僧孺立廟祀之。以禳火災。廟在武昌府城東七里。本曰宋大夫楊吳避諱。改稱大憲。唐韋建除武昌軍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達者。導從數十輩。昂昂然詣韋曰。公將莅鄂渚。僕所居頽毀。非公不能葺治。及至。訪無忌廟。乃夢中所見。遂鼎而新之。今江東各所之火星廟。皆其神也。按古者凡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民非火化。不生活。其爲功德也大矣。鎮之祀火星也。報本返始之義也。廟在北河頭。迤南稍西。面神路有額曰明威宣化。雍正乙卯年。十三蔣

繼軾書

東河頭有佛壽庵

在關帝廟巷口西

南橋口有準提庵

瀕玉帶河

東街之西有多寶院東有福壽庵

雍正嘉慶府志皆言多寶庵一名多寶館在邵伯鎮東街按卽今多寶院也甘泉續志言多寶院在邵伯鎮東街久廢里人庠生戴杏監生龔聯甲等重修有碑龔石生慶麟言多寶院在謝

太傅祠右。始建於明代。至國朝康熙閒。里人戴士駟龔良懿等設立齋僧館過午。置多寶船以救生。南北緇流息肩有地。田房生息載在碑石。並言乾隆五十八年因寺僧廢弛。其尊人

甘卽

泉續志所稱名聯甲

與戴君杏等入院清理。捐貲贖產。梵宇重新。時住持

僧月修與如臯枕石風雨聯吟。有閉門石半夜擁被月三更之譽。里中徐春泉中翰王燦英茂才史牧村徵士周鹿坪明經與結社焉。其徒天來善時花雅量高致。亦不替宗風云。院有康熙十年戴士駟多寶齋僧館碑記。言邵伯鎮初未有齋僧館之設。康熙元年壬寅始創興焉。而首其事則自駟。駟世傍東山謝公

書院爲茲鎮東西南北通衢。日見擔囊負鉢卓錫頂笠者佳足無所駟實憫之。蓋鎮自兵荒後。叢林古刹。日漸蕭條。無一粥飯主人。因思得一善地。令若輩一飽而去。然駟竊懼焉。懼心餘而力薄也。懼出多而入少也。復爲大眾廣求善信。或以米至而釜甌有香矣。或以薪至而烟火有色矣。又或以油鹽蔬豆至而餅饘有實矣。又或以青蚨白鏹至而若冶若陶若琢若削無不有成矣。遂爲百千萬億比丘頭陀僧尼羽客設一香積雲廚於茲市口。其始僦居租廬隙數椽。權爲安之。後三四年間。傳愈遠。來愈繁。費愈重。駟復陳蔬果。會善信。公議置房地以濟齋費。因思

船子和尙起造慈航濟救眾生此其一端也。鄰東山謝公祠西王姓者市房三廂二。又西廳三廂一。再西又市房三。夫造船則月有舟租之入。置房則歲無房租之出。因公用價銀共五百兩。名其館曰多寶。而船亦以多寶名焉。今又五六年矣。總十年之閒所置廳房廡廊宇廚庫。上自佛座經堂以及客居賓位并外接眾迎僧無不周備。兼之竹木陶冶銅錫之器既工且精。而篙工水師掌其舟。廡人市客掌其廡。遂成茲館大觀焉。如是而饑者得食矣。渴者得飲矣。勞者得息矣。將來遍及有如恆河沙之未已也。至今而駟十年前之懼始釋也。雖然又有憂焉。吾輩

老不能久。恐後之人不能恪守前規。或佛地反爲魔地。而善始無以善終也。因公叩邑侯林准令勒石永遵。復飭邵伯鎮巡檢司督河事余鳩工鐫刻。以成不朽之盛事。又康熙二十五年有多寶館重立碑記。不著撰者姓氏。碑末列七十餘人。多漫漶不可盡識。記言人不患不爲善。患爲善而無其法。無法則弊生。弊生則志懈。志懈則事廢。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蓋比比然矣。邵伯鎮多寶齋僧館爲南北通衢。創自善士戴君輔之叔戴士駟及何照昱侯有學龔良懿陳君策等。仿維揚湯道者例也。乃郡之館未克竟厥志。而茲館仗佛力之蔭庇。眾善信之維持。僧眾往

來凡息肩者無不懽忻果腹而去。未嘗稍有缺乏焉。多寶之名
舊矣。前邑侯林批准立石。用垂不朽。所有規條亦載之詳矣。騶
不幸早故。輔與眾善信繼董其事。兢兢遵行不怠。規模日益闊
有田若干畝。市房若干間。載船一隻。輪轉無歇。以其入助薪米
蔬穀之不足。然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輔恐數十
年之力廢於一旦。思再立石以垂久遠。邵伯巡司莫既爲申報。
輔等復請命於邑侯劉准再立石。又復援育嬰堂例求入郡志。
今載在志中云。多寶館在邵伯鎮。里人戴士騶等建。路當孔道。
往來僧道貧乏者皆資一飽。知江都縣事林公有碑記。此誠不

朽之地矣。噫。駟等倡之於前。輔等踵之於後。無非善作善成。善始善終之意。謹與在事諸君子約。凡出入毋妄爲。毋浪擲。毋飽私囊。以至一絲一毫之必嚴。一器一物之必惜。後之繼今。亦猶今之繼昔。俾世世守之勿替。此輔等籲縣重立碑契。載入郡志之微意云爾。按此記疑卽君輔作。其迭書駟名。當亦臨文不諱之義則然。乾隆間捐貲贖產。郡侯馬給示刊石院中。甘泉續志所稱有碑指此。皆申戒約束之詞。福壽庵在東街財神廟側。臨神路長隄有玉皇閣。

江都陸志言。玉皇閣在邵伯埭。明天啟初。東魯道士劉化芳募

得木料神像舟載以歸。經邵埭。風雨波濤大作。舟不能前。爰營
宋羅令祠故址建閣。復建羅令祠於閣後。康熙二十七年建下
院。名孚佑庵。在尖竹類。嘉慶府志言。舊爲宋尹羅適正之祠。今
並祀閣內。按羅公本主。今祀於閣後。東偏廟貌巍峩。知寶閣而
已。知舊爲羅公祠者。蓋寡。又雍正志言。閣前石隄長里許。水啗
圯壞。康熙閒。里人許士進重修。康熙辛丑_{六十}年。蔣西圖繼軾有
重修玉皇寶閣記。言邵伯埭東湖之上。舊有玉皇閣。歸峙於法
華寺佑聖觀之間。里人所謂三山是也。始於前朝天啟初。東
魯全真道士劉化芳渡河涉江。徧歷荆楚。行募數年。而料木具

聖像成。載諸巨艦。將歸東魯。道經邵埭。會猛雨漲天。狂飈拔樹。湖波洞涌。舟不能前。化芳仰天嘆曰。豈神之棲托固於此所乎。於是緣閭鎮父老之請。經營羅公祠廢基後隙地。建羅公祠於法華寺側。此閣之勛興所由來也。噫。化芳生長於東魯。建閣於淮南。苦募於三湘七澤之區。而逗遛於艾陵棠水之側。風雨之驟來。波濤之猝發。信有神力陰相其閒。非人力所得與也。閣前有山門雷殿。閣後有斗姥層樓。武曲文昌。莊嚴法像。則行道劉體芳繼化芳而募建者也。東西兩廊鐘鼓廂樓。面門石橋。則吳門道士盧清閒同在會士民捐募而續成者也。隨閣有田若干。

畝。則在會士民醵金購買爲常住。接眾歲修公用之資者也。先
後住持。本朝順治初。則國師王崑陽。康熙初。有勞山龍門派
合同顏師。皆能脫垢離塵。希眞鍊道。以持上清元祕之教。康熙
五十七年。住持王清淵復同捐募重修。椽桷增新。金碧煥彩。告
成之日。有羣鶴東來。翱翔雲表。觀者驚異。謂爲眞誠之應。夫三
清虛遠。上帝尊嚴。闔闔天門。虎豹蹲踞。豈塵世所易瞻仰者乎。
紫雲之閣。碧霞之城。鳳宿鸞棲。烟雲縹緲。豈人間棟宇凡俗往
來之地乎。然耽虛好道之士。究符籙歸宿此域。亦修真養性之
一助也。閣有舊基。田有定畝。詳勒諸石。俾後人不得妄生覬覦。

此在會諸公之志也。予少游斯地。歸覩閣之復興。嘉諸君信道之誠。因爲之記。又咸豐四年。劉夢瞻文淇有重修玉皇閣記。言玉皇閣隸於江都者一。在瓜洲東門外。聳峙臨江。隸於甘泉者二。一在古旗亭。一在邵伯埭。旗亭地勢湫隘。瓜洲之閣亦漸傾圯。惟在邵伯鎮者。規模宏整。金碧有輝。是閣爲宋羅令祠遺址。秦少游有羅君生祠記載在郡志。明天啟初。山東道士劉化芳渡河涉江。採木製造玉皇尊像。將載歸東魯。道經邵埭。湖波洶涌。舟不能前。乃建閣於羅令祠舊址。以供奉尊像焉。嗣劉體芳又於閣前建山門及雷祖殿。閣後建斗姥樓。文武帝君廟。而供羅

君繪像於樓下。不忘本也。明末盧清閒又建東西兩廊鐘樓及門前石橋。厯歲滋久。鐘樓既圯。其餘土木之工亦廢而不修。

國朝康熙戊戌

五十七年

住持王清淵復鼎新之。其詳載編修蔣君

繼軾所撰記中。道光戊子

八年

蔡復基於閣之西偏建屋數楹以

爲延客之地。歲在辛丑

二十一年

蔡君弟子管本厚住持斯閣。發願

募修。紳士旣各醵金。而鎮中貿易以豆市爲大宗。復歲出贏餘

以助葺理之費。遂乃增修寶閣。凡甌瓦瓴甌之屬悉經更易。嗣

於己酉

二十九年

孟春髹漆裝彩煥然一新。咸豐甲寅文淇寓居閣

中。管君以此次重修未有記文。屬爲紀其年月。因得讀編修所

作之文。編修謂三清虛遠。上帝尊嚴。闐闐天門。虎豹蹲踞。豈塵世所易瞻仰。紫雲之閣。碧落之城。鳳宿鸞棲。烟雲縹緲。豈俗人往來之地。惟耽虛好道之士。歸宿此域。亦修真養性之一助爾。其說固當。然余按錢少詹事大昕亦嘗作嘉定集仙宮玉皇殿記。其文有云。釋氏奉佛爲天人師。而諸天乃在護法之列。其言誕而難信。惟道家以玉皇上帝爲天神之至貴者。玉以言乎德。之至純。皇以言乎道之至大。與書稱惟皇上帝。詩稱有皇上帝者。若合符節。而復選高敞清幽之地。築室而事之。巍巍峩峩。昭布森列。使人有所敬畏。以謹其修。而寡其過。則與吾儒敬天之

學相資而不相悖焉。又謂天道遠人道邇。求福於天不若求福於己。瞻禮膜拜。乃致敬之末節。非所以格天也。然三洞立教爲平等說法。崇奉有所齋醮有儀。使人知天之當敬而從事於善。知天之可畏而豫遠於不善。可以保身。可以善俗。其言尤爲篤實平近。可謂感人而易入矣。余避寇埭上。嘗往來斯地。見閭外有蘆棚數十間。棲止流民。施粥施藥施棺。皆鎮上諸紳士捐貲爲之者。凡諸善舉。大率先集議於閭中。而後行之。昔少游記羅公之德政。謂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己致焉。又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瘡至不可勝計。由斯以觀。古今人何

遠不相及之有。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道德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去歲粵匪寇揚城。再至埭輒返。無所騷擾。故鎮上得安全無事。謂非天之所祐。所與不可。余故舉少詹敬畏之說。爲文記之。以授管君。使鑱諸石。願諸善士之力行勿怠也。管君字吟松。本鎮人。工書善奕。琴書位置。花草經營。得雅人深致。道光乙巳。芸臺相國過其地。嘗顏其居而稱其人焉。又郭堯卿夔有玉皇閣重修八世遺像記。言昔昭明有言曰。圖像則讚興。像之時義遠矣哉。余考夫像之爲用。非惟工塗飾壯觀瞻之謂。將使逮事者。事亡如事存。而後起者。私淑如親炙。羽士管吟松。龍門

派十五世孫也。丁亥仲春始受業。蔡公復基於邵埭東湖上之玉皇閣。是閣也。經始於前明天啟初。而增美於康熙戊戌。自劉公化芳以迄王公清淵。代有造於斯閣。鄉先達太史蔣公繼軾所譔重修玉皇寶閣記載之詳矣。韓公來成繼王公而持教。夙夜匪懈。佑啟後人。用能保化芳諸公之緒不墜。以逮於蔡公。吟松每自恨生晚。韓公已不得親侍。惟幸代有遺照。雖化芳諸公如及見之。此則繪事之重。而吳道子之所以稱勝場於杜老也。惜曠歷年所。殘蠹滋多。蔡公情殷堂構。至老弗輟。后土殿前有九松樹。蔡公爰營屋九椽於殿西。名曰九松山房。將欲表章道

十卷八元
貌永世後。昆奈侯爾駕鶴。有志未逮。付之吟松。當是時也。廟貌神像未竟修葺。吟松於時。憫其罅漏。急事補苴。縉紳先生共成其美。垂十餘年。而觀瞻肅肅。然吟松之心。未嘗一日不以繼蔡公未逮之志爲念也。張君厚庵素工畫。爰出歷代祖像。屬其並繪成幅。以蔡公配。晨夕供奉。用誌欣慕。蔡公有知。當含笑於蓬壺仙島間也。是爲記。伍松坡榮春書。

祐聖觀。

嘉慶府志江都陸志俱言。觀爲元至正中道士王澹淵建。明洪武十三年道士符春浩重建。按觀中前祀都天。徐積山關廟記。

言埭上睢陽之廟有二。此其一也。後祀眞武。高宗本維揚志作祐聖道院。今乃易羽而緇。

法華寺。

萬厯江都志言法華寺在邵伯鎮羅令祠東。卽來鶴寺也。隋大業三年僧普輝建。洪武五年僧行山重建。正統六年僧元程重修。寶祐志作法華禪院。周世宗征淮南駐蹕於此。因置院焉。開寶中賜額爲寺。寺有銅鐘重千斤。蘇子瞻爲之銘。甘泉吳志言嘉靖維揚志江都志皆謂晉永康間建。洪武四年僧普敬重修。與萬厯志不同。嘉慶府志言明郡人吏科給事中彭汝寔微時

讀書寺中。既貴出。貴重建。庀工日。有雙鶴繞梁之異。因名曰來

鶴。

國朝乾隆三十八年僧悟德

甘泉續志作悟修

重建嘉慶四年

甘泉

續志作六年

其徒達池復修。甘泉續志言達池開法坐禪。詣都請領

龍藏全部。四體大藏金咒一分。

府志作嘉慶十年龍藏全部四體大藏全覽一部

勅賜

供奉後樓。嘉靖維揚志言邵伯來鶴寺與祐聖觀相鄰。寺觀皆

有鶴巢。二巢有二雛。其祐聖之鶴傷於彈。二雛待哺於來鶴。來

鶴之鶴哺猶己子。誘之飛鳴。全其羽毛。人咸異焉。時明嘉靖癸

巳夏也。揚州教授高簡作仁鶴歌以記之。東坡集言邵伯埭之

東。寺僧子惠募千人爲千斤銅鐘。蜀人蘇軾爲之銘曰。無量智

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爲模。鑄成無漏鐘。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撞。聲從無有。有府志江都志俱誤作所出。遍滿無邊空。殿側有國初

碑首題

欽命收撫蘇杭大將軍前鎮守直隸徐州河南

河北等處地方統兵官挂鎮徐將軍印提督軍務中軍都督府

左都督李諱成棟

勅封榮祿一品夫人楊氏鎮標隨征

游擊賈諱元旂旗鼓參將范諱承恩功德記記云棠湖澤國也。

自晉太傅東山謝公築隄後始得埭名。襟帶江海。頗稱形勝。法

華寺之肇基。與築隄同時。歷代增修。益其壯麗。以故金碧輝

煌。殿閣巍煥。左翼元都。嗣有神仙之樓居。並其體勢。三山競秀。

洵爲埭上奇觀。而學士銘鐘。諫臣題額。又爲士君子之勝游。無
何元黃戰野。海宇未奠。羽書旁午之會。客兵絡繹而至者。殆以
數十萬計。摩肩擊轂。盡爲荷戈執殳者。寺之不免於踐踏也明
矣。莊嚴紺宇。清淨蘭若。一旦化塞瘴邊烽。卽袈裟地。不使諸僧
挂錫。摧其木。斷其垣。毀其佛像。總以利其有而資其餽糧也。嗟
嗟。千載古刹。丈六金身。一旦毀於行禽語獸之手。忍乎不忍乎。
復得延安李公。浙川賈公。東魯范公。駐節茲土。李公有吳越之
役。賈公范公。日爲東兵撫民計。公餘憩於寺。見其梵宇塵封。貝
葉狼藉。爲之愀然不安。恍動入廟思敬之感。乃勸李公夫人楊

氏捐貲重修。以釋不肖者褻渫之罪。夫人感其意爲之首。有爰
召寺僧完初董其事。事竣。復延眾僧諷經懺悔。自是梵王宮莊
嚴如故。而眾僧始得出入定中。無魔劫也。則是李公夫人不朽
之功德。實賈公范公成之也。寺僧並都人士感其德而樹碑。屬
余爲記。余離亂人也。毫石久焚。勉強應命。是役也。以證福則有
菩提之種焉。以證德則有甘棠之澤焉。余十年讀書茲寺。夢寐
思存。青瑣邦地。尙爾無恙。莫非三公之力也。徘徊宇下。不勝飲
水思源之感焉。而三公之流風遠矣。末署甘棠後學徐而捷撰
并書。兩岸生員龔名下。雙行書史鼎元龔坦王之朝。張在澤潘

士遇徐日允趙玉史宋魯住持僧智侶惠緒義祖歲次乙酉順治

二年孟秋立石

過銀錠橋而東有文昌宮銀庵。

文昌宮舊名斗壇祀呂祖今祀文昌銀庵本浙紹會館俗稱銀
罐子庵。

瀕艾陵湖有東嶽廟。

江都縣志言東嶽行宮著名者凡三一在邵伯鎮湖濱明洪武
二十九年鎮民劉忠建正統十年姚泰春重修甘泉續志言東
嶽廟一在邵伯鎮下橋鄉地窪下云水漲至廟門卽止爭傳爲

神。按今殿脊之上有磚刻重修東嶽廟記。文多脫落。略言吾里
迤邐而至東郊。東嶽古跡。其來舊矣。不卜建立何代。湮沒何時。
第見荒邱殘碑。草芊卉蔓。僅存故址。識者過之。竊嘆空柯之斧
莫斷。無米之鬲難炊。徒自感懷無補也。萬厯四十五年神明顯
現。一示夢於李諭。再示夢於地主周師爽。宛語廟基顛末。速爲
立廟建像以繼禋祀事。眾人警悟起。會聚相道一轍。恍覺神明
之莫可欺也如斯。由是諭率奚役張燭。伏應乾等鳩工集材。經
度甫下有脫漏復見。以上疑序鼎革事。當是太平復見。其子李應麟張宏址等與行
僧清正虔修苾芴。穆然思奮然起。有步踪逐景之志。於順治四

年銳意勸勸。載葺載營。缺者補之。窳者塤之。蔚爲草薨者清之。樹屏設門。壯麗宏規。牆分八式。偉瞻遠制。斯時盛舉傳播。埭上士民及遠近童叟莫不忻然願建有茲神廟也。旋而施金濟粟。助工讓地。捷如影響。於是匠師爲之準。塤師爲之堊。撐牙者忘其手。踏鎔者忘其足。郢斲者忘其功。塗墍者忘其瘁。不鳩一工。不斂一資。浹歲告竣。犖然鼎建而嶽峙焉。非神力必不幾也。前建二殿。後造峻樓。廟貌規制煥然一新。此復爲修建以永其盛。而屬記於余。夫東嶽居泰山爲五嶽之尊。本以好生廣生爲心。亦以消災降福爲念。遂使天者壽。凶者吉。難嗣者而蕃衍。貧乏

者而饒足。以故神廟雖窮鄉下邑村落邱墟。而遐邇士女老稚詣廟進香及求福嗣者絡繹不絕。廟無容所。余埭上耆老三捷張公與余輩躬逢盛事。目擊聖境。深信神明瞻庇。萬方感應。極讚李姓諸人董成神廟之鉅功也。逾三十年來忽經兵燹之後。不免風雨侵薄。雀鼠盜殘。久而傾覆。伊誰之責歟。景慕不衰。多所建立。而皆莫如我鎮之神廟。建於埭上東隅。廟制巍煥。總結七墅之烟井。氣勢森嚴。襟帶六湖之血脈。萬姓依之。四民賴之。將召公甘棠遺蔭。謝公築隄宏猷。更藉聖力於不朽矣。至夫歲時佳節。朔望良辰。下有脫漏廟也。其父始創之。其子繼成之。又孰非

神明之多廕而報以昌其後哉。末署徐洪台蔡金章薰沐頓首。
附錄元成廷珪廣陵獄官黃籙壇詩。濛濛雲氣溼霓旌。小隊紅
綃鳳蠟明。鸞鶴舞隨行道影。魚龍出聽步虛聲。淮南高士青毛
節。句曲仙人碧玉笙。一路天風吹不斷。此身今夕在蓬瀛。
過寶公橋而東有釋迦教寺。

萬厯志言釋迦教寺在邵伯鎮。卽寶公寺。宋元祐五年僧惠朗
建。景泰三年僧文演重建。雍正江都陸志言康熙五十二年僧
了愚重修寺。有康熙癸卯年二李節碑記。言甘棠鎮爲謝太傅所
築埭。埭南爲埧。埧裏河流入苧艾二湖者有橋。過橋東南卽寶

公禪寺。蓋古刹也。大士以齊梁教主。闡法華山。宗派綿衍。遍大江南北。寺始興。繇孤峯演公禪師。迺其枝裔相土攸宜。知環水有龍脈。堪營初地。借珠宮彈壓。爰建寺命名寶公。佛相莊嚴。壇場清淨。且境會要衝。溯淮而上。與鹽場負販者恃之爲藪。而四方僧眾來歸。日亦不啻數十。齋堂過午安單。固其常例。閱歷朝代。至明末幾經千載餘。大清定鼎以來。時勢變易。金碧勝事。鞠爲茂草。有識者愀然悲之。然欲起而重興。恐應接不贍。迺天牖吉人。桂宇林長者。折己財。獨力當家。供眾數載。自思法緣難任。公私淆錯。迭委他僧。終莫有定。忽暎徹公從華山至。儼開

山舊主慨然執爲己事。期月報可。不三年。通觀厥成。殿宇重新。香火爛熳。接待眾僧。身親庶務。則疏水澹泊。惟虞供常住弗逮。開十方贈餽。悉取公用。豪不私橐。持大悲咒。日夕不輟。修理堂殿。裝飾尊相。霍焉生色。脫非公大力慈心。安得祇園金布如響。應聲乎。李生倭佛者。流聞過公。話見公氣宇齋肅。并見林長者矢志篤堅。喜茲寺於今復見天日。長者因語李生。余法華會糾首八十歲老人林世昌。耳聞眼見已經六朝。延僧寺內焚修齋。僧爲己不爲眾。韋馱不感佑。故不能常。或僧爲眾。年歲旱澇亦不能常。自發心齋僧三年。募田百畝。奉作久遠之策。不料善根。

淺薄。究未遂願。待來世爲僧。化善男信女喜助完數。余心斯畢。
余世昌捐銀三十兩。高子綸高洪晏各捐銀二十兩。興化縣魏
鳳章田爾玉張正義共捐銀二十三兩。用價銀八十七兩。置高
宅田三坵八畝。坐落雙車蓬西北。紅契爲據。付託映公。其誓無
得招徒。惟擇賢僧代續。設後出不肖。壞裂先法。輕則出院。重則
各家子孫執官訟理。用彰永遠垂諸不朽。余在而碑未刻。其將
有待。非君而何。生無敢辭。爰敘而歸之。長者及映公鐫之於石。
代申其意耳。奚足言文。復爲偈云。邵伯東南隅。古刹寶公寺。閱
歷更幾朝。感今荒載治。其境都會區。時時眾僧聚。無有永齋供。

助田聊引意。試語後主者。勿得私憑臆。又有康熙甲午

五十年藏

經碑記。不署撰者姓名。記言寶公寺古刹也。建自明初。歷後多名僧。衍臨濟之真宗。峙曇院之法窟。爲揚屬名勝。我

大清

康熙己卯間

三十八年

南隄沖決。民居飄沒無算。而寺僅存於洪波。

斷塹之外。會大司農喻公奉

命堵築。來駐於邵。睹寺興

思。倡捐修葺。俾衲智先督理其事。殫盡辛瘁。殿宇一新。禪侶日集。寺有樓宏敞高聳。巍然雲際。爰思有以實此樓者。於是諸檀越。醵金購藏經梵本全部。函以錦裏。束以牙籤。重以韞櫝。蓋三寶之名藏。爲法寶藏之爲義也大。而其爲書也遠。曰經曰律曰

論末乃附之以語錄。經有大乘小乘而律論亦如之。凡天地之大古今之遠無者不載。於理則精微幽渺。極心性之談。於物則鉅細庸奇。極窮荒之族。於文則雄恣幻奧。極篇章之美。恢恢乎宇宙絕觀。卽世之名儒宿學。博極羣書。曾未得於藏經是問焉。藏經之輯重刊於明。板藏於金陵。爲書數百萬言。爲帙六千七百三十七卷。爲函六百七十九函。又音釋二函。編字自千文首句至秉字而終。購價二百三十一兩七錢三。藏吾釋氏之書也。而卽與國不朽之寶也。貯於寶公。則又茲寺之重物也。同人因相戒曰。凡物之積也難。其散也易。失其一編非佳也。貯於寺。

卽祕於寺。苟有善智禪流。慧業文士。欲肆力於藏而他假焉。則斷不可。藏經旣購。垂之久遠。以大其傳。而著其始功之人。則志堅行篤。歷二十春秋。以葺寺而使恢宏者。智先也。購藏之力。本乎眾擎。亦書其名。氏勒之貞珉。示不忘所同焉。是爲記。又有修保工橋碑記。在山門四天王殿側。末署

敕授承德郎馬

甯譔記言。嘉慶十九年歲在甲戌八月二十日。邵伯鎮保工橋修葺告成。爰記之。夫名起於義。關國家大政者。乃綿互於無窮也。義著於文。爲地方大利者。不拘牽於舊說也。粵稽釋迦寺之建於宋元祐也。惟有歷年。嗣因前明永樂時寶誌公說法。其

中而寶公之名以創。本朝康熙年間。河決官隄。溢濫險阻。寺僧名智先者。挖廢香火田三百餘畝。并十方叩募築隄爲路。造橋而亦以寶公名焉。乾隆二十六年。水患爲里人談白玉所修。五十二年。復水患爲寺僧西來所修。皆善舉也。近有里中善士王國銘輩。見橋日漸傾頽。倡捐修築。而向風慕義者莫不踊躍以襄其成。予聞而引重之。喜獎之。偕僚屬往而率作之。登憑之聲不絕於耳。畚鍤之勤不絕於目。往來行人之歌功頌德亦遂不絕於口焉。橋成而以保工顏之。視寶公之舊名。其義大矣。其文正矣。且夫重佛之教者惑也。務民之義者智也。方今

聖人在上。軫念民生。於河壩一事。每年費帑至數百萬之多。以期工程保固。使不億生靈樂業安居。同歌清晏。其

恩德

爲何如。而閭閻因卽以更易之文。寓頌禱之義。豈不休哉。然則是橋也。關國家大政。爲地方大利。俾後之人顧名而思。隨時以補葺之。將莫斯鎮於磐石苞桑。就令寶公有靈應。亦含笑拈花。有當於生前之說法。而非若拾遺訛十姨者可同日語也。

南濟孤壇之東有接引庵。

里人稱伴孤庵。在叢冢中。爲行人休憩之所。

東運隄有太平庵。

在城隍廟馬頭南。額曰觀音太平庵。

萬壽宮。

在八佛柱南。甘泉續志言。在邵伯驛馬頭。祀許旌陽真君。乾隆八年。江西官商修建立碑。至十三年工竣。爲其公所。隨時修葺。按萬壽宮。源運河。運隄日益高。宮屋日益窪下。道光二十七年。重建。徐來峯玉豐作召伯埭重建萬壽宮記。醇隸書記言。許真君南昌舊宅。宋大中祥符間。賜號玉隆。改觀爲宮。政和中加封萬壽。厥後因之。今海內通都大邑及村市聚落。凡江右人所萃處。必建萬壽宮以祀。冀可卻災沴而利風濤。千四百餘年來如

一日其在揚州邵伯埭則重修於乾隆十七年。而前無可考。距
余家至近。門臨運河。金隄壁立。拾級而下至庭。計卑於隄頂者
九尺五寸。自道光辛卯後。隄屢加。及尋無怪乎長老所云昔之
民居高出隄上者。今皆可登隄而俯瞰也。盛君儀賓華君日煌
以廟之湫隘。是懼。謀之鄉人。釀資鉅萬。又以廟近隄根。厚培其
基。與後殿實有神益。請於當事曰可。乃築之。增於舊五尺。東西
徑九丈。南北附隄長十六丈五尺。其南稍拓爲崇臺。翼之以樓
廡。經始於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初十日。落成於道光三十年十
二月二十日。於是殿宇巍然。規模式廊。是役也。隆神居。厚鄉誼。

固隄工一事而三善備焉。吾里之患水久矣。民命惟隄工是倚。始晉謝太傅築埭捍水。民賴之至今。比歲黃淮頻漲。隄愈危。埭北尤甚。嘉慶己巳。先侍御乞假歸里。嘗助修要工。每歲際夏秋。尤時惴惴焉。然疊遇奇險。獲施人力。皆默邀神佑爲多。眞君周歷江湖。除盪妖害。所以平水患者功最著。萬壽宮適當吾埭之中。與謝公甘棠廟東西並峙。神之靈感普濟。屢膺敕封。載在祀典。豈惟江右人實蒙福哉。攷晉孝武甯康之二年。眞君上仙。其年文靖輔政。明年領揚州。斯埭之築。眞君固未及見。而眞君族子尙書郎邁。散騎常侍護軍長史穆。與王謝齊名。載在晉史。兩

賢先後若比肩。雖蹤蹟之合與否未可知。而爲國爲民廟食勿替其致一也。抑考之眞君受法於吳眞君。猛而蘭公。謚母孝弟。明王之傳大顯。所謂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至於地。萬物爲之生。至於民。王道爲之成者。其指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無異。則知成變化行鬼神極之參贊化育。皆庸行充積所致。孝道行於江表。豫章人固世世行之。盛君創垂裕後意甚深遠。華君弟日新從子祝三相繼成翰林。蔚爲時望。共肩盛舉。俾往來懋遷於吾土者。咸新其耳目。聯其志氣。享樂利於無窮。而屬豐爲之記。豐旣欽眾志敦篤事神之虔。樂新廟之足資保障。且願兩地之

人能恪奉眞君之教同安業而遂生也。因述重修之緣起而並揭神仙之原於忠孝者以堅其信心。至其財賄出納之數。木石糗望之工。與夫司事者捐貲者之名氏。例得列於碑陰。茲不具書。

護國寺

嘉慶十四年重修。蔣石臯道誠有碑記。言塙上護國寺背東面西。爲鎮南之一壁。門臨大馬頭。蓋津梁相望之區。而閭閻交叢之地也。創自明季。沿及國朝。二百年來武帝君之神靈是妥。乾隆丙午五十一年歲首。南市不戒於火。回祿煽威。勢如瓜蔓。寺之

前後不燬一椽。非帝力之爲之哉。徒以居人景附。不至狐鼯雜
逕。荆莽縱橫。而屋歆囊覆。日久不葺。將圯而墟。里中旣感靈貺。
爰思鼎而新之。以頻歲洪湖澎湃。水溢年禳不果。嘉慶己巳春。
諸君子慷慨輸貲。辛勤措力。鳩工庀材。至秋而告蒧事。仍以舊
僧本融謹司奉祀。此後並無廟主。一任里人擇僧承替。蓋有取
於住空挂錫。而不聽其得道傳衣。是舉也。足見建寺以報神功。
而非以饜僧欲。諸君子仰答帝君鴻庥。爲吾鄉保障。予韙其有
崇聖之心。而不蹈佞佛之習也。凡修理捐費者姓氏并勒貞珉。
掃除恢廓。有望於來茲。

晏公廟。

在鐵牛灣南鈔房左壁。祀水神晏公。留青日記言。太祖渡江。取張士誠舟將覆。有紅袍救上。且指之以舟者。問何神。曰晏公也。後豬婆龍攻崩江岸。神復化爲老漁。示以殺鼉之法。問何人。又曰晏姓也。太祖感之。遂封爲神霄玉府都督大元帥。嘉慶府志言。東關外晏公廟所祀水神。蓋卽此也。

瀕鐵牛港倚惠政橋有梵行寺。

萬厯志言。梵行教寺在邵伯鎮。晉甯康三年。僧行密建。明洪武初。以寺基爲水馬驛。三年。僧妙用遷寺於本鎮惠政橋西。正統

十四年僧道暹重修。寶祐志作梵行禪院。唐乾甯元年楊行密建名觀音院。嘉靖八年賜今額。雍正志言如寶祐志則寺建於唐。何以晉已有此。或以僧與楊同名行密誤傳耶。甘泉吳志言雍正志辨正甚確。然如禪智寺據紹熙郡志謂建於煬帝而全唐詩劉長卿和演和尚詩序云寺卽演所創其說不同。蓋一時興廢傳聞異詞。或有難以臆斷者歟。宋蘇軾有梵行禪院山茶花詩山茶相對阿誰栽。細雨無人我獨來。說似與渠渠不會。爛紅如火雪中開。按鐵牛港橫絕河西大街上跨惠政橋。比歲湖水漲發市屋盡圯。寺賴住持覺儒時操畚揭積土礫保固。今登

東運隄望之巍然獨存如魯靈光。

惠政橋東有二郎廟。

雍正嘉慶兩府志俱言。隋趙昱與兄晃學道青城山。煬帝強徵之。出爲蜀嘉州守。昱於犍爲潭中斬蛟除民害。後隱去不知所終。唐時嘉陵漲溢。蜀人見昱乘白馬從獵者。馳波面水遂平。事聞太宗封神勇大將軍。立廟灌江口。昱斬蛟時年二十六。故以郎稱。後世奉爲神明。遂多廟祀焉。按府志所稱本龍城錄。龍城錄言趙昱字仲明。與兄晃俱隱青城山。從學道士李珏。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賡。強起昱至京師。煬帝

縻以上爵不就。獨乞爲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健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日久。截沒舟航。蜀江人患之。昱莅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死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爲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水遂吞怒。眉山太守列薦章。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

人呼灌口二郎。歲時民疾病禱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珏傳仙去。亦封佑應侯。慈先生按趙昱除蜀水患。與水經注寰宇記所引風俗通李冰事略同。水經注言江水又東逕成都縣。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恆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鬪於江岸傍。有閒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疲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

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寰宇記言。秦李冰穿二江於成都。城中皆可行舟。今謂內江外江是也。帶二江之雙流。故有雙流縣焉。風俗通云。秦昭王遣李冰爲蜀太守。開兩江。溉田萬頃。江神每歲須用童女二人。不然爲水災。冰因自以女與神爲婚。竟至神祠前。勸酒。酒杯常竭。冰厲聲責之。因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江岸。有閒。冰還汗流。謂官屬曰。鬪太極。當相助也。若知南向。腰間正白者。卽我也。頃復鬪。主簿因刺殺北面者。江神從此絕其患矣。後民思其惠。今有祠存。按水經注。寰宇記。祇言李冰不及其子二郎。故府縣志於揚城東關馬草街。

二郎廟祇言趙而不及李。陶雲汀樹蜀輜日記言嘉定泌水院創宋時祀李冰與其子二郎。水經注云冰鑿離堆闢殺江神。蜀人慕之壯健者稱冰兒。今什邛縣高境關外雒水分流處有大郎廟。又彭縣彭門山下雁江分流處有三郎鎮。意冰諸子各分地段治水而灌口之功二郎尸之故其名尤著也。咸豐四年四川學政何子貞紹基上言臣於龍安試竣後暫回成都省垣路出灌縣察看江水分流處緣江水發源松潘廳邊外番地會集眾流漸成巨浸至灌縣都江堰口分爲內外二江馬班二史所稱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百姓鑿其利者

也。李冰守蜀在秦時。迄今垂二千餘年。江水既分。灌漑蜀中將二十州縣。產米之豐爲天下最。有功德於民。則祀李冰之有廟祀宜也。乃臣至江神廟。官民咸稱爲二郎廟。罕有知爲李冰者。因查灌縣志載。李冰廟祀始於唐。初。川主二郎神封號始於宋。初。至元。初。始封李冰及其子二郎皆爲王。迄我國朝雍正五年。敕封李冰爲敷澤興濟通裕王。子二郎爲承續廣惠顯英王。乾隆三十五年。始定爲春秋二祭。謹案冰之子二郎於正史無可考。卽令有子佐父成功。亦當以冰祀爲重。而其子附之。敬繹雍正閒。敕封王號於父曰敷澤興濟。於子曰承。

續廣惠章功

賜號次第顯然。今廟中前殿祀二郎。規模

閎麗。塑像巍峩。後殿祀冰。男女二像。呼爲聖公聖母。固已顛倒失倫。不符體制。且前殿二郎神像。塑作三目。旁列三叉兩刃。及梅山七怪之類。臣不勝疑詫。詢之土人。始知小說中所載楊二郎故事。荒誕不經。又混楊爲李。春秋二祭。地方官苟且相沿。行二跪六叩首於其前。甚非國家尊崇命祀之意。請飭禮

部更正得

旨。交部議。按朱子語類言。梓潼文昌與灌口二

郎。兩箇神。幾乎割據了西川。意頗不滿。愚謂冰諸子脫非有功於民。何以廟食四境。陶文毅謂冰諸子各分地段治水。灌口之

功二郎尸之其名尤著是也。當時褒賞不及國史。無傳。豈盡羸氏寡恩。蓋亦冰之公忠體國。不敢如後來藉口。祁奚備列牋奏。邀假寵靈。爾龍城錄載。趙公昱亦稱灌口二郎奇矣。本鎮二郎廟。先在木排港南。東濱運河。湖水漲沒。今僦居惠政橋東民房。仍稱二郎廟。或疑神以治水聞。胡不自保其祠宇。醇維邵埭。以危隄一綫。屹障全湖。每當西風一起。巨浸滔天。萬聲器號。呼吸之機閒不容髮。卒能化險爲夷。安堵無恙。伊誰之力。民命至重。香火之場。自在所輕。公爾忘私。幽明一軌。人惜不能如神。爾豈可轉以責神。

濱梁家港面七截橋有福壽律院。

卽茶庵也。乾隆壬辰三十僧悟本創草庵施茶。因稱茶庵。後改

七年

瓦屋。易今額。住持清海爲庵之第四代。建雲淨室。咸豐辛亥圯於水。庵當鎮西街之西門。臨梁家港。夏秋水漲。湖港一片清海。及其徒靜善。日事畚揭。壘土爲隄。遍植荻蘆楊柳。禦風浪七截橋圯。造小舟以濟行人。醇先世塋地名董家墩。在庵南。

枕北湖之濱有貞應祠。

卽露筋廟也。嘉慶府志言。在邵伯鎮北三十里地爲甘泉高郵分界。祠祀高郵貞女。宋米芾有廟碑。歐陽修有傷哉露筋女萬

刼讐不復句。貞女姓氏莫考。獨明徐渭蕭荷花祠詩自注云。卽俗所稱露筋娘娘也。祝穆方輿勝覽云。舊傳有女子夜過此。天陰蚊盛。有耕夫田舍在焉。其嫂止宿。女云。吾甯處死。不可失節。遂以蚊死。其筋見焉。又陶宗儀說郛云。酉陽雜俎續集相傳江淮間有驛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咕囁。血滴筋露而死。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鹿筋梁。此處多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噉。見筋而死。因以爲名。諸說互異。然考米芾碑文。當以祝說爲是。因樹屋書影言。雜揚露筋祠。土人多稱爲露涇。酉陽雜俎續集。江德藻聘北道記。皆

不以爲貞女事。然事可以風。卽以爲貞女事。無傷也。按米有碑。歐陽有詩。祠之創建。其來已久。第祠基窪下。枕湖面河。夏秋水漲。時有傾圯。府志言。明正德間。巡鹽御史劉澄甫重建。縣志言。康熙三十六年。知府傅澤洪感夢重修。四十六年。兩淮運使李斯佺重建。北湖續志言。嘉慶二十一年。兩江總督百齡等捐修。得邀昭靈普惠之。

封祠名貞應。道光十三年。觀察李彥

章建樓三楹於左。集古今詩文詞賦若干卷。題曰露筋祠志。此近二三百年以來修復之大略也。康熙四十六年。

翠華

南幸。

御書額曰節媛芳躅。

奎章炳煥。輝映淮流。

潛德幽光益昭千古矣。米芾露筋廟碑言。天地之間。雖大體陽。況君子陰。比小人。而五行交相爲功。各有正位。其麗雜者。亦交處於陰陽之間。蓋亂臣賊子之所稟。婦人女子之所羞。雖其粉飾一時。班域聖賢。明未及察。而陰譴亦不旋踵。則澤國之女。膚露筋不就有幃之子。氏不顯於一時。祠方揭於千古。庸夫庸婦之所傳稱。有如昨日。是則幽顯之所共信。而古今不可得而議者。然則伯夷叔齊之節。不必俟聖人。萬世所自知。明矣。紹聖元年十月。中岳外史米芾東歸。過其下。刻石贊曰。王化煥猗盛。江漢叔運。炳猗人倫。亂一德。產猗昭世典。情莫轉猗天質。善楚

澤、緬、猗、雲、木、偃、煒、斯、罔、猗、日、星、建、按、米、碑、載、寶、晉、英、光、集、自、海、
岳、刊、石、咸、題、其、言、文、人、弔、古、每、多、題、詠、目、所、經、見、備、錄、以、傳、俞、
德、隣、宿、露、筋、祠、詩、午、發、淮、子、口、晚、泊、露、筋、北、舟、人、指、靈、祠、欲、語、
輒、嘆、息、伊、昔、避、亂、初、女、郎、實、英、特、行、行、侍、邱、嫂、日、暮、雲、氣、黑、嫂、
分、宿、鄰、莊、我、甯、止、路、側、我、生、雖、不、辰、身、秉、貴、弗、慙、草、深、聚、蚊、蟲、
中、夜、紛、鼓、翼、呖、血、嗜、人、膚、其、毒、甚、沙、蜚、女、郎、不、肯、顧、筋、露、身、亦、
踣、至、今、是、邦、人、廟、貌、嚴、血、食、惜、哉、歲、月、深、姓、字、不、可、識、維、士、有、
百、行、維、女、獨、四、德、貞、潔、一、以、虧、姬、姜、徒、國、色、所、以、古、婦、人、送、迎、
不、踰、閭、嗟、嗟、露、筋、事、可、爲、百、姓、則、胡、然、世、俗、人、所、重、在、傾、國、元、

貢師泰露筋祠詩。飛蚊徹天連白草。落日荒原泣姑嫂。嫂留旁
舍姑獨行。花顏夜委長淮道。亂聲鼓翅腹正饑。利嘴嗜膚血方
飽。妾行豈不念辛苦。死重如山生似羽。欲識當年一寸心。廟前
老樹啼春雨。謝應芳露筋廟詩。斷臂孤兒事可悲。露筋娘子事
尤奇。裙裾不受紅塵污。膏血都充白鳥饑。野燐照人魂斷處。田
家妻嫂睡濃時。玉遺香骨天應惜。鐵比貞心世共知。宿草埋烟
迷古冢。幽花泣雨倚叢祠。碑存米老春秋筆。詩有歐公絕妙詞。
尚待姓名傳國史。更看旌表照門楣。古今多少青雲士。卻忍將
身作夏姬。明王翊詩。野岸分流截海垠。按歌誰復賽波神。孤舟

夜向祠前泊。商女挑燈說露筋。王彝露筋廟詩。淮城小如盃。僻
在湖草邊。蕭條城下路。昔有兩嬋娟。秋姿豔明月。相攜良可憐。
小姑泣向嫂。薄暮慘墟烟。炎天值暑溽。一望白水田。穠稔雜良
莠。遠與蒲荷連。落日帶沙岸。滿耳雷闐闐。徬徨自相弔。所惜在
青年。依稀雙影長。顧見返照前。修途行旅盡。惆悵不能還。夏蚊
喧且起。蒼面劇霜鷗。囊空無帷帳。奈此萬嘴穿。前村有雞犬。燈
火見歸船。茅茨出叢薄。隱約四五椽。匪無有帷子。叩門聊息肩。
嫂云得所依。小姑淚濺濺。冰肌與玉體。忍委一夕眠。風生翠木
下。兀兀坐爲禪。瘠膚攢利鏃。洒血亂幽泉。平生弱女子。苦當難。

助拳肉盡志終定。柔筋露蜿蜒。森然出天巧。工豈人力鐫。含笑
化爲鬼。攝衣上雲軒。素蛾共蟾窟。錯落諸星躔。天孫下機處。一
時成俗緣。何如作正鬼。心不愧青天。終爲甃社珠。與月鬪春妍。
千年露筋廟。野水流涓涓。崇祠闢水裔。蛛絲縈几筵。明妝儼如
昨。彷彿步湖蓮。神柳剝將枯。獨有心中堅。垂柳自婀娜。不受惡
簾纏。年年臘雪後。葉綻翠眉鮮。鄉人枌榆社。日有牛羊牽。微聞
絳繚響。紙繖撒金錢。神往女巫下。妙舞特躡蹻。車旗颯靈雨。簫
鼓咽秋蟬。祇愁神返駕。不得此周旋。煮蒿古時魂。猶記草中鉤。
歸來不見嫂。遠道正綿綿。嫂面有糞土。長淮終不前。分明小姑

面留與後人傳。米生性好古。書字無半干。至今麗牲石。苔蘚遊
蝸涎。碑言天地閒。陰陽互推遷。陽類況君子。小人陰類偏。五行
有正位。變化歲功全。云胡值龐雜。交處薦成愆。亂賊所稟性。狐
媚最便嫁。潛如蠅與蝨。動乃百足虻。奄忽爲魍魎。鬼箭脫神弦。
赤手賣天下。性命徒少延。揚揚服衮黼。班域在聖賢。婦女尙知
赧。奈何欺八埏。明雖未卽察。陰譴固昭然。唯餘澤國女。白骨寄
荒阡。姓名何必顯。有此大義懸。清風起懦夫。未讓夷齊專。事歌
楚人些。斯罔日星宣。我觀碑上字。滿紙秋淪漣。其美賦柏舟。名
芳刪後編。春秋偉宋姬。身與火蛾煎。後來有此碑。砭石當犇川。

隔江望高郵。野水惟雝。雝來忽盈抱。寫此露筋篇。劉炳經露筋祠詩。珠湖烟雨散晴暉。帆落風輕短棹遲。春草斷垣斜日裏。行人猶說露筋祠。張吉露筋烈女祠詩。佳人翠袂映幽竹。風鬟霧鬢清如玉。崎嶇一棹長淮曲。客子薄暮歌死鹿。盍離毒嘜卽裋褐。此身擔死不受辱。天黯慘。鬼神哭。羅襦錦帶深結束。泉源斷絕貞心暴。姓名不假青史錄。柔弱在貌剛滿腹。幽光萬古照祠木。男兒忍使綱常覆。過此不知何面目。哀哉此輩真禽犢。齊之鸞露筋祠限韻詩。道旁女子死於蚊。猶聽居人說露筋。古木荒祠來夜月。清風魏碣罩秋雲。事傳汗簡遺名氏。血染羅衣駭

見聞湖上貞魂千載恨。齋宮白鳥謾紛紛。薛應旂露筋烈女祠。
詩。烈女祠前青草深。斷碑猶自倚湖陰。千年蘋藻憑誰主。萬古
綱常祇此心。降北李陵空仗劍。歸朝蔡琰愧囊琴。側身天地應
難數。獨對長河恨不禁。程文德過露筋祠詩。在昔有處女。避寇
湖中居。深夜水昏黑。茂草蚊若蝻。湖旁豈無舟。同伴亦且驅。從
舟卽從寇。甯爲蚊所屠。有身筋可露。偷生死不如。吁嗟烈女心。
男兒空珮琚。人生不自愛。千年日月虛。至今瞻烈女。凜凜肅裙
裾。徐渭蕭荷花祠詩。荷花一夕凋。萬里秋無色。獨遺花烈芳。千
秋襲陂澤。揚船溯大湖。風緊日已夕。水鳥習舊棲。戢羽茭菰白。

弔古解維舟。去岸不盈尺。秉燭褰繡帷。金翹儼宮額。燭滅颯然
中。神爽寡孤魄。念此芒叻微。奚啻雄虺索。豈無冶容膏。冰肌以
爲臙。念茲不能忘。惆悵至明發。又露筋祠詩。烏鳥旣能傷義士。
蚊虻何苦碎貞肌。由來天道本無定。誰使昆蟲必有知。畫壁幾
殘春社雨。靈風時滿夜歸旗。烟波一望三千里。長在湘湖洛水
湄。于鍾元過露筋祠詩。定證無生向法王。剝身不復費商量。數
聲渴雁當離髻。一片神鴉掠去檣。荒廟烟煤雖斷絕。殘粧巾帔
尙飄揚。涼秋邵伯湖邊過。懷古奚堪對夕陽。陸弼露筋祠詩。古
廟遺名氏。蕭條湖水濱。露筋空往事。雪涕自行入。山霧羅巾薄。

庭花玉貌新。南宮詞不愧。獨與表貞珉。國朝王士徵詩。放舟
湖上水。艤楫女郎祠。往跡行人說。清風古牒垂。畫衣生積蘚。荒
徑颯靈旗。叢竹香蘋路。依稀近九疑。又過露筋祠。詩。翠羽明璫
共儼然。湖雲祠樹碧於烟。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
汪耀麟詩。祠水含烟野樹青。年年白浪打浮萍。鶯啼疑是黃陵
廟。門外湖光似洞庭。汪懋麟詩。貞女無名姓。荒祠獨古今。烏啼
黃竹短。門對碧湖深。生死千秋節。淒涼一夜心。時聞明月夜。環
佩出空林。李澄詩。貞女遺祠官道旁。祠邊楊柳浸微茫。揚州水
調空明月。古渡殘碑自夕陽。極浦鳬鷺誇皓潔。秋花荷芰送清

香可憐。蕭颯陂塘地。惜惜芳踪亦在望。彭桂詩。蕭蕭木葉女郎
祠。一樹牆花秋滿枝。白葦黃茅仍此地。清風皓月似當時。成名
蚊蚋原無罪。畏死鬚眉始謂奇。前去淮陰漂母廟。紛紛下拜少
年兒。孫枝蔚詩。花貌丹青古。靈旗風雨多。黃昏仍獨自。白鳥近
如何。巫曲迎神罷。官船打鼓過。廟門對湖水。香氣但聞荷。又露
筋祠神絃曲。巫鼓蓼蓼花滿衰。亂斟清酒澆熱雲。神女騎鸞獨
自來。肌肉已盡骨皚皚。旋風呼雷細蟲僵。玉鏡化爲湖水光。鬼
嫂索食啼廟門。大兄小姑色不溫。夜深神欲上天去。人間污穢
難久住。汪琬過露筋祠詩。湖水渺無際。古祠臨釣磯。藕花漸蕭

颯。楓葉生芳菲。一二白髮巫。裴回倚門扉。陰廊竄黽鼠。畫壁生
伊威。豈無估客舟。來酌椒漿稀。靈兮秉貞素。獨處誰相依。羞比
青溪姑。願效黃陵姬。山鬼雖陸梁。敢窺坐上幃。我茲訪遺蹟。日
落烟霏霏。輕埃侵綠鬢。寒吹卷綃衣。環佩了不聞。徒然想音徽。
施閨章露筋祠詩。野死無名氏。千年廟獨存。自然堪下拜。不用
賦招魂。風月清傳珮。蘋蘩香繞門。往來纓冕客。慚嘆向誰論。田
雯露筋祠詩。黃頭高唱水程長。鸞社風來菡萏香。向夕露筋祠
下過。土垣瓦屋一垂楊。邵長蘅雨泊露筋祠詩。邵伯埭下雨如
絲。貞女祠邊繫纜時。萋萋碧草歸人晚。淼淼空湖去鳥遲。水面

人家浮雁鶩。灣頭艇子立鸕鷀。風扉破壁淒涼甚。扶屐還來問古碑。王式丹露筋祠歌。噫吁嘻。我不知烈女何代人。傳到於今幾千春。亦不知烈女何名復何姓。惟有露筋二字傳其真。其初傳之田夫野老口。後來學士大夫詩歌贊頌萬口如一脣。憶昔嫂與姑。中夜走荒塗。秋蚊密如霧。利喙嗜柔膚。嫂投田舍。豈必不自保。姑縱隨之。豈肯爲人汙。而乃皎皎中天日。湛湛一泓水。決不令微塵點翳。略近清白軀。當時但取自潔淨。豈其有意爲名乎。無意爲名。名所趨。萬古歌頌如此女者。眞絕無作歌自誰氏。歐公倡其始。海嶽實繼之。後起騰萬紙。前明張珩一闕最奇。

峴我朝新城王公風雅真罕比。其餘作者妍媸雖各殊。大抵
表貞揚烈皆可訓。俗勵廉恥。紅祠何幾幾。乃在湖之渙。接櫓敞
飛甍。閼院夾重阨。明之嘉靖年中所修葺。百五十載以來日傾
侈。甃湖直瀉萬頃波。漭沆四圍齧其趾。幾重瓦礫散蓬蒿。幾度
昏鴉噪秋水。異哉烈女有神靈。靈旗夜下廣陵城。髮髯冠帔儼
天仙。青鸞白鳳相逢迎。廣陵太守夢中見。親承嘉命鳩工程。一
修不已又增修。煥然復舊觀。崢嶸歷代標題盡洗刷。一一丹黝
陳兩楹。磨礧大石鐫古篆。賢哉太守留其名。我來瞻遺蹟。俛仰
三嘆息。肅拜具衣冠。冰霜照顏色。肸鬻侑佛宮。有恤幽通真宰

關神力似此流芳萬千億。上帝當加褒。朝廷當賜敕。何但區區一郡士女所矜式。噫吁嘻。湖水無時涸。河隄日脆薄。廟堂憂民憂。南顧誰付託。烈女之神貫天經。互地絡。既能示夢新厥宇。豈不能請命上帝。障此波臣虐。朝廷歲費百萬金錢。填此無窮谿與壑。何不刑牲沈玉。祈神庥。一如天妃元君配位泰山與海若。噫吁嘻。我本灾餘民。忽發狂言瀆明神。神聽吾言不吾嗔。四拜既畢出廟門。茫茫湖水天黃昏。孤舟一葉纜牆根。春來猶見舊湖痕。彭定求露筋廟行。緜緜邗溝水。茫茫楚澤雲。宛在嬋娟宮。行人瞻望頻。昔來廊廡圯。今來楹棟新。艤舟載延佇。迴若

藐姑神。千載海岳碑。抉摘名義真。陰陽氣麗雜。貞脆殊猶薰。矯
哉瓜李嫌。之子耽清芬。節與夷齊埒。片語扶干鈞。巫山洛水間。
賦筆蒙埃塵。藉此一驅蕩。仰追王風淳。未須歌楚曲。橫涕招湘
君。宋榮詩。細草平湖岸。斜陽烈女祠。扁舟人共繫。懷古淚空垂。
小院留殘碣。迴廊閃畫旗。坐聞修竹響。蕭瑟佩聲疑。秦賢詩。浪
打船頭去棹遲。數閒瓦屋露筋祠。祠邊雲樹蕭蕭意。盡在漁洋
七字詩。邵廷烈詩。冒惜一身輕。而玷女子貞。蛾飛甘撲焰。鶴唳
泣殘更。膏血埋荒草。精誠達帝京。露筋祠下過。淮水自流清。
阮文達元詩。貞蹟記高郵。崇祠更建樓。碑文傳海岳。祀典著

邗溝隔岸近鄉井。分風扶漕舟。庇民兼利運。神牓接滄洲。阮亨
詩。生死嫌明一。夕難。冰心萬古守清寒。白蓮開遍祠門外。曉月
涼風放棹看。畢光琦詩。我過湖鄉訪古寺。水滄水渙水中央。隔
湖遠見露筋廟。秋柳依依帶夕陽。喚渡尋碑摹海岳。登樓覓句
和文忠。足徵顏蔡相隨處。邵伯埭南湖水東。王開益詩。襄陽碑
碣著明徵。廟貌巍巍祀典承。亂草無人飛白鳥。瓣香有客弔青
蠅。效靈轉運堅冰拆。捍患防河濁水澄。千古貞魂卜棲止。仙樓
新建最高層。阮充詩。夕照征帆卸。來登百尺樓。貞心千載石。對
面一湖秋。

天語臣民仰。詩歌今古留。可憐祠畔水。嗚咽

到邗溝。王士禛菩薩蠻詞。女郎遺蹟秦郵路。晚涼門外青楓樹。

石竹響空祠。蕭蕭三兩枝。可憐嗚咽水。斜日西風裏。那更感人

情。估船吹笛聲。禮劬亭集。祁春圃師著露筋祠詩。水平風輕繫扁舟。

孤寺疏林瑟瑟秋。三十六湖樓上望。白蓮開盡使人愁。道光癸巳李榕

園觀察彥章建三十六湖樓。雲汀制軍書額。江蘋誰薦女郎祠。江淮君子水。山木轉

漕年年賴護持。聞道秋風歸棹晚。壁閒惆悵禱冰詩。雲汀先生巡漕時也

文麟慶鴻雪因緣圖記言。嘉慶二十年回空凍阻。時陶雲汀先

生官巡漕。禱冰靈應。奏乞恩頒封號。重修祠宇。歲甲午

道光十四年李蘭卿同年名彥章議建三十六湖樓於祠左。余按部過

之見祠後地窪積潦形兜囊水。命撈取水中土築成月隄以資

拱衛乙未

道光十五年

再往則已俱落成矣。蘭卿乃張宴樓頭。撤蓋

整衣馨鑪瀝觴。俯視東北綠陰虧蔽。河水靚深。篠岸柳隄。遠近

映帶。南則飾堊塗丹。綴以綺樹。西則柳搖荷茁。翠色上浮。憑欄

四望。祇見水光映天。涵青蓄黛。帆影出沒。若有若無。蘭卿俛數

湖名。若爲通介。並出女史許定生

名淑慧。青浦孝女。

所繪湖樓圖。囑題

卽席成二律云。新隄一曲護祠堂。小築湖樓對水光。春色十分

三月暮。烟波四面萬帆張。題詩且喜聯名士。作畫端宜倩女郎。

插柳栽荷風雅甚。知君經濟在宣防。憶昔新安綰郡符。曾經信

宿駐天都。百千萬轉溪流疾。三十六峯雲海殊。一自服官游楚豫。而今建節領河湖。竭來洞啟樓窗望。近水遙山總舊途。

傲姑寺

在赤岸湖東。焦里堂循有傲姑寺記。言寺以傲姑名。甚奇。里人云。露筋祠祀其姑。傲姑寺祀其嫂。昔姑嫂避亂湖干。夜苦蚊。嫂投旁舍宿。姑不肖。遂死於蚊。論者貞姑而醜嫂。然嫂之貞實與姑等有爲。嫂白其枉者。建寺以傲姑名。是說也。不可以爲典要。雖然。吾有感焉。姑潔身遠嫌。其名顯。嫂不爲矯情以沽譽。其聲惡。旁舍豈必強暴。露處豈不可汙。夫姑之行。魯國男子之行也。

嫂之行。顏叔子柳下惠之行也。各行其志矣。何傲爲。寺在赤岸湖東偏。湖水橫闊。沙嘴錯綜。夜黑風起。舟子不知所適。每苦於溺。昔人於寺側樹高竿。懸紅燈以指舟之迷。寺僧設湯粥以濟舟人之寒餓。故寺之立所關甚鉅而不可廢。或曰姑音近湖。爲傲湖之譌。謂有寺以避風濤。則湖失其險。或曰傲姑者。始建寺之人。然皆不可考也。嗚呼。露筋者。驛名也。或作露涇。或作鹿筋。或作路金。或謂蚊嘍鹿。或謂蚊嘍醉人。今隈岸草間有宿者。不聞其殺於蚊。且古今同此蚊。蚊嘍人何至血滴筋露。則姑之事且不可知。而嫂之事又何深辨乎。惟水溢寺圯。燈竿久廢。舟中

之迷莫有指者。吾願里之君子重修以濟可也。

甘棠小志卷四

受業江都趙熙和率男增瑞校字

右甘棠小志四卷爲圖十有四篇九誤自七月初於九月望卒
事凡閱兩月有奇又兩閱月手錄成帙書爲篇九而運道湖漭
河渠修防言水者居其四蓋棠湖澤國治水一事尤於吾鎮爲
切要也而人物獨闕昔宋樂子正史撰太平寰宇記譏賈耽漏
落李吉甫缺遺蓋病十道述元和郡國志未敘人物也於是所
撰記於地里外編入姓氏人物風俗數門因人物又詳及官爵
並詩詞雜事 國朝陽湖洪稚存亮吉序此記以爲樂所撰若
此遂致祝穆等撰方輿勝覽甯略建置沿革而人物瑣事必登
載不遺實皆濫觴於此意多不滿於是洪所自撰乾隆府廳州

縣圖志樂不旁及人物醇維山川道里實天地之自然要必有人焉以經緯之而後卽其習尚以成爲風俗人物亦烏可不紀
稚存書統覈輿圖故僅及建置沿革山川疆域以綜大綱若夫
一郡一邑之志固無有不詳人物者矧在一鎮吾鄉文物淵藪
代有傳人深懼蒐羅未富缺漏孔多天下方有事不獲久於鄉
里爰囑吾二三知舊凡有忠孝節廉文武英特以及隱逸方外
一材一藝代疏狀略彙存採訪略備當踵成之咸豐五年歲次
乙卯嘉平月董醇謹跋